

由西班牙人所製 古地圖 看早期臺灣的港口與海域

許壬馨、李毓中*



前言

海洋史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項歷史文獻材料，即是地圖，大航海時代歷史尤甚。「圖像史料」對海洋史研究之特殊性與重要性，曹永和先生四十多年前即已注意，因此寫成〈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¹一文，首開國內學界利用「圖像史料」研究之風。

在大航海時代浮現世界舞台的臺灣，由於海島的特性與位居重要航線的特質，幸亦不幸的藉由這些殖民者的掠奪行跡，而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古地圖。當時的地圖如今成了「圖像史料」的重要來源，對於早期台灣史的研究價值自然是不可輕忽，而其中所扮演的關鍵性有時更甚於「文字史料」。文字長於描述、說明與解析，但卻缺乏直接有力的具體物象，而圖像則如時空的錄像者，清楚的展現具體的風貌行止，但有時卻無完整的說明與分析，如能以二者的優勢互補不足，許多史料的展現將能有更多的面向。此外，古地圖更特別的一點，是由於描繪者的初衷，即是本於讓他人易於瞭解的出發點，因此不但有助於當時的領航員得以「按圖索驥」，而後代的史學研究者亦深受其惠。

有關早期臺灣史研究之西班牙圖像史料的搜求與介紹，以日據時期在臺傳教的道明會阿瓦列司(José María Álvarez)神父成果最為豐碩，他在1930年於西班牙巴塞隆那所出版的《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福爾摩莎，詳盡的地理與歷史)》²第二冊歷史篇中，幾乎搜羅了所有有關早期

* 許壬馨為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李毓中為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感謝曹永和、Julián B. Ruiz Rivera、José Eugenio Borao、陳國棟及劉序楓等教授的指正。

1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346-347。

2 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Barcelona: Libreria Catolica Internacional, 1930).

臺灣史的西班牙圖像史料並公諸於世，只是這些古地圖似乎在書中只是當作趣味的點綴，並未加以討論與說明。而日據時期的學者雖已注意到這本書的重要性，但多將焦點集中在書中豐富的内容以及附錄中的文字史料部份，而未將書中圖像史料提升至其應有的地位。如對早期臺灣史研究有極大貢獻的中村孝志先生，雖曾使用許多西班牙史料對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的歷史進行研究，並寫成〈西班牙人在臺灣的教化事業--關於十七世紀臺灣的研究之一〉一文，³但在這篇西班牙殖民北臺灣史領域中最重要而幾近唯一的專論裡，仍然未注意到這幾幅圖像史料的重要性，一直到曹永和先生的論文中，方才對這批圖像史料進行完整的介紹與解讀。

曹永和先生對這批圖像史料的介紹與解讀非常詳盡，只是由於這批史料是被置放於一個大的論文架構「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中，雖然曹先生後來甚至將其中一幅西班牙人所描繪的荷蘭人大員港精美圖繪作為《臺灣早期歷史研究》一書的封面，但有關這些西班牙人所繪地圖的詳實解讀，仍被該文中豐富的五十餘幅地圖及全書中豐碩的研究成果分散了應有的光采，而未能突顯其特有的史料價值。之後，對此段時期歷史研究亦深具貢獻的賴永祥先生，在其翻譯西班牙史料〈菲督施爾瓦之雞籠佔領報告〉⁴一文中，亦對其中的兩幅加以介紹，惜後來未能有深入的討論。近來西班牙史料日益獲學界的重視，這些圖像史料對早期北臺灣及東臺灣研究的特殊性，更使得人們希望能對這些史料有更深入與完整的瞭解，因此我們「畫蛇添足」地寫成此文，謹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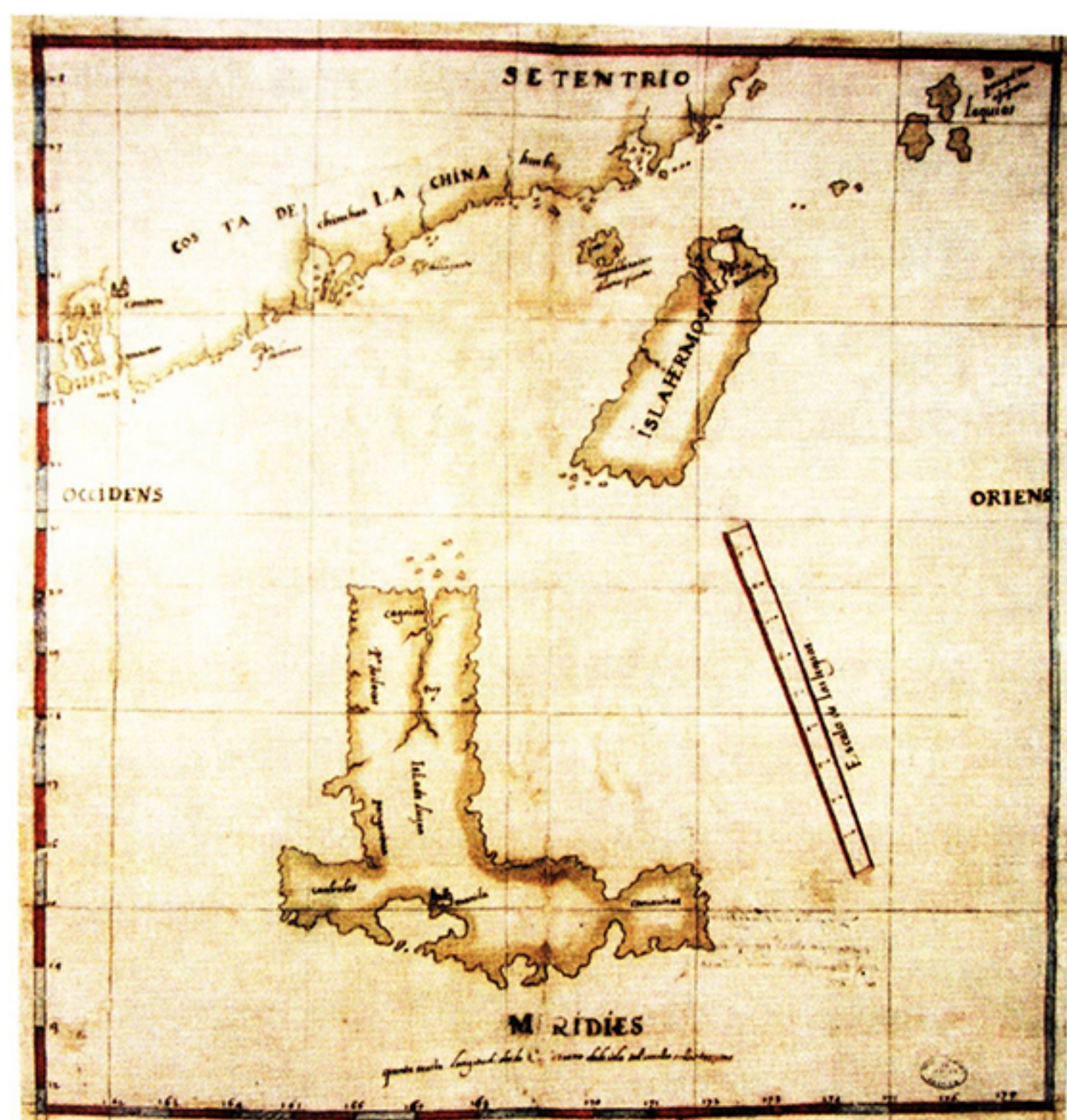
現在讓我們按照年代先後順序對以下這四幅地圖進行介紹與討論：

3 賴永祥先生譯成〈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一文刊於《臺灣史研究初集》(臺北：作者自刊，1970)，頁112-146。

4 賴永祥，〈菲督施爾瓦之雞籠佔領報告〉，《臺灣史研究初集》(臺北：作者自刊，1970)，頁147-153。



一、1597年6月27日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所繪之
菲律賓群島、福爾摩莎島與部份中國海岸地圖⁵



如同曹永和先生等多位學者文章中所做的介紹一般，⁶ 這一幅地圖的形成背景主要是受到1591年日本豐臣秀吉招諭菲律賓，以及1593年傳聞日本將出

5 A. G. I.(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MP, Filipinas 6.

6 這幅地圖最早在臺灣被發表與解讀，是在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326-327。有關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的報告及地圖，請參考José Eugenio Borao, *Spaniards in Taiwan (1582-1682)*. Vol. 1(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2002), p.34-39。另外陳宗仁在其博士論文中，對此地圖也有詳盡的介紹與討論，請參考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1400-17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2)(博士論文)，頁122-126。

兵佔領臺灣等事件影響，造成以馬尼拉為殖民政經中心的西班牙人大為恐慌，西班牙人希望找出妥善的防禦策略，而位於琉球群島及呂宋島之間的臺灣便成為西班牙人眼中最好的前哨站與防禦前線。彼時在菲律賓對臺灣概況最為瞭解的艾爾南度·德·洛斯·里奧斯·科羅內爾(Hernando de los Ríos Coronel)⁷因此寫了一份報告，並附上臺灣島、呂宋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相對位置圖寄回母國呈給西班牙國王與印地亞委員會，作為佔領福爾摩莎島決策的參考，只是最後並未達成佔領臺灣的計劃。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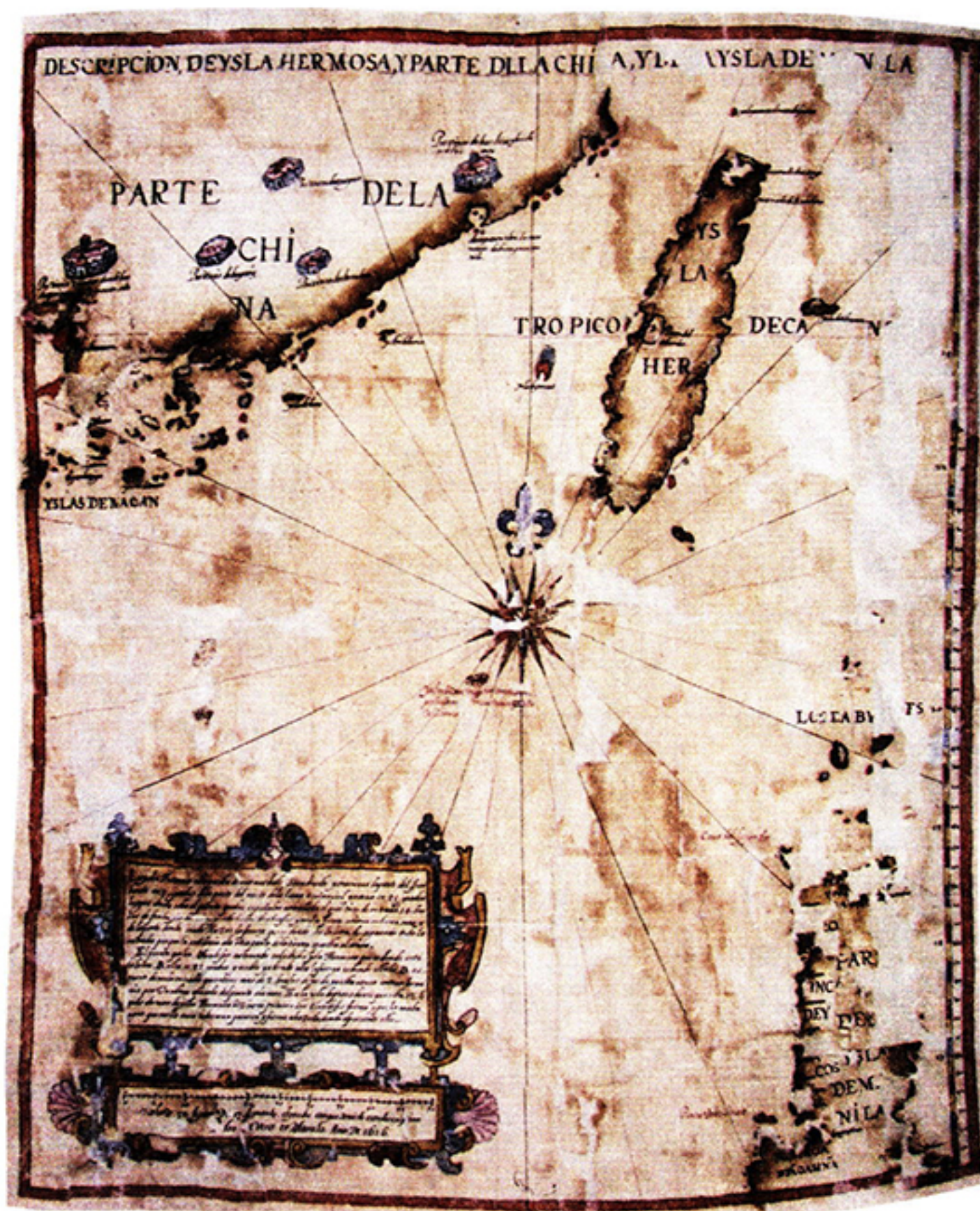
這幅地圖可以分為三個部份來看，第一部份是呂宋島，在圖上分別註明了三描禮示(Çambales，今寫作Zambales)、馮嘉施蘭(Pangasinan)、伊洛戈港，卡加揚，土易(Tuy，或寫成Ituy)、甘馬鄰(Camarines)，馬尼拉等地。第二部份是臺灣島、澎湖群島及琉球群島。在澎湖島上註明了「荒蕪且杳無人煙有數個很好的港口」，而琉球群島則是寫上「自此可前往日本」，臺灣島上則標上「淡水港、雞籠港」兩地，雖然其臺灣形狀並不是很精確，但是淡水河為主要河流的形貌，以及基隆港的港灣特色則是完全呈現出來。第三部份則對中國大陸沿岸的貿易據點加以標記，如廣州(Canton)、澳門(Macan)、漳州(Chicheo)、福州(Hucho)等，另外還在漳州港的海岸線上下兩端的小島上標上「del la gasto」以及「g. de lamao(可能是南澳島)」等西班牙文。研判這兩個島對於西班牙人與漳州之間的貿易往來應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才會在地圖上特別予以註明，只是我們目前仍未解讀出其中玄機。

7 關於艾爾南度·德·洛斯·里奧斯·科羅內爾在航海事業上的成就與經歷，請參考Schurz, William L. *The Manila Galleon*(Manila: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Society, 1985), p. 205。

8 有關西班牙人菲律賓的擴張，請參考李毓中，〈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和臺灣(1565-1642)〉，《曹永和先生八十秩壽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31-48。



二、1626年Pedro de Vera所繪之福爾摩莎島、中國部份地區及馬尼拉島圖⁹



這一張圖目前流傳不廣也較不受到重視的地圖，事實上應是後面會討論到的兩幅地圖「福爾摩莎島上西班牙人港口圖」、「福爾摩莎島上荷蘭人港口圖」的主件，而這兩幅廣為流傳的北臺灣與大員的地圖反而應是此圖的附件與局部放大圖。其原因可能是原藏於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總檔案館的原圖破

9 A. G. I., MP, Filipinas 141.

損太過嚴重，而阿瓦列司一書中的抄本又過於簡略，因此較不為學界所重視。今日，由於鮑曉鷗先生在馬德里海軍博物館(Museo Naval)找到了另一份描本，使我們得以一窺該圖的原貌。¹⁰

這一張由佩德羅·德·維拉(Pedro de Vera)所繪製的地圖，應係伴隨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成功的報告中，呈交給西班牙國王及主管殖民事務的當局，因此他還在地圖上標明了A、B兩點，並另將此兩點另外再繪製了局部放大圖(請參考圖三及圖四)以便讓遠在歐洲的西班牙母國人士能多瞭解此地的形勢。

這一幅地圖基本上可以分成三部份來解說，第一部份是臺灣島的位置，在島的北方由上往下標明了「A.該島在港口的北方(A. Ysla que está al norte del puerto)」、「聖·地牙哥海灣(Ensenda de S. Tiago)」、「聖塔·卡塔莉娜海灣(Ensenda de S. Catalina)」，島的中央則註明「北回歸線(Tropico de Cancer)」，然後是「B. 荷蘭人的港口(B. Puerto del olandes)」，另外在島的西方是澎湖群島，而南方位於此地圖中心位置下方類似暗沙的群島處，則被註明「在此島嶼及銀白色的淺灘處，許多前往馬尼拉的中國船隻在此遇難(Ysla y baxos de la plata donde se han perdido muchos navios de China yendo de Manila)」，據研判應是東沙群島。在臺灣島的北方與東方另外有三個島嶼，則分別註上「三王島(Los Reyes Magos)」、「鯊魚島(Ysla de Tiburón)」、「亞亞瑪島(Isla de Yayama)」，另外在地圖左下角的大方塊中，則是註有臺灣島呈北北東—南南西的形勢、緯度與港口概況等相關說明。

10 這幅地圖副本在西班牙馬德里的海軍博物館，置於費南德斯·德·拿瓦列特的收藏(Colección Fernández Navarrete)內，編號Ms 27, f. 436，名為「福爾摩莎島、中國部份地區及馬尼拉島(Descripción de Ysla Hermosa, y parte de la China, y de la Ysla de Manila)」的圖繪。這幅地圖最早在臺灣被發表與解讀，應是在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351-352。



這幅有關臺灣島及其周遭地理環境的地圖，就地圖架構來說基本上已經描繪的相當正確了，例如綠島及蘭嶼，甚至於小蘭嶼都一併繪入地圖，而東岸的幾條河流也都可見其輪廓，因此筆者在幾年前即推論，在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的據點前，事實上已對臺灣的東岸相當瞭解，而從這幅地圖看來，此假設應該是可以成立的。起因在於往來亞、美兩大洲的馬尼拉大帆船(El Galeon de Manila)，自馬尼拉出發後即開始利用地區風向與洋流沿著太平洋盆地邊緣航行，臺灣島東岸正好是黑潮經過與轉向的區域，因此西班牙人對東臺灣的觀察與瞭解，是可以由地圖及大帆船航線相互參照而獲得證明。

但是從地圖中又引伸出新的疑問，與福爾摩莎(Formosa、Fermosa或Hermosa)島出現在地圖的同時，另一個相關的島嶼三王島(或可按聖經典故譯成東方三聖島，葡萄牙古文寫成Dos Reix Magos，西班牙文則寫成Los Reyes Magos)，目前學界普遍接受該群島應是指現今琉球群島南方先島群島的宮古島，這樣的見解應是根據讀做「Miyako Shima」的宮古島，在十六、七世紀的歐洲地圖繪製者有時會將「Miyako」拼作「miaco」，最後可能在繪製的過程中寫成「magos」，從而與東方三聖的故事相附會。只是，如今從這張圖看來，我們認為或有重新討論的空間。

我們的根據有以下幾點：第一是依據此圖，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位於福爾摩莎島北方的三王島及東方的兩個島嶼—「鯊魚島」與「亞亞瑪島」的相對位置，即三王島位於臺灣的東北方，而「鯊魚島」及「亞亞瑪島」位於臺灣的東方。我們認為「亞亞瑪島」可能即是今日的「八重山群島(Yaeyama，今日包含與那國、西表及石垣諸島)」，而Yayama這個字有可能是來自該群島的原住民語彙。而「鯊魚島」的位置似乎是「與那國」島，可能是當時的人們在稱呼「亞亞瑪島」時並未將「與那國」島包括在內，後來的人們才將該島置於「八重山群島」內，當然也有另一可能是西班牙人將宜蘭外海的龜山島位置誤植，而導致如此的結果，只是這個可能性從整個圖的繪製如綠島、蘭嶼

與小蘭嶼的準確性來看，可能性較低。而從整張圖看來，如果「亞亞瑪島」是八重山群島的話，那麼三王島是宮古島的可能性就不大，反倒是現今臺灣島東北方的釣魚臺群島，它與地圖中的八重山群島相對位置較吻合。

第二就是以航線來看，葡萄牙人從澳門航往日本的航線是經過臺灣西岸經釣魚臺群島後，沿著琉球群島往北至日本，基本上是不會經過先島群島的，因此一直與大琉球、福爾摩莎島及小琉球等三個島出現的三王島，基本上應是位在同一航線上，所以三王島是先島群島或八重山群島的可能性都降低許多。尤其是這些島嶼與臺灣島之間有黑潮經過，橫向或東南向的航行皆會與黑潮的潮向相牴觸，困難度亦大幅增加，而這一點可能亦是這些小島雖離臺灣相當近，但最終未能成為臺灣島附屬島嶼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點從字義上來討論，天主教國家有時在命名一個島嶼時，往往會賦予其宗教上的意義，但此宗教上意義又往往有其特殊性，須與事實有些貼切，因此應不會命一個單獨或只有兩個主要島嶼的群島叫做三王島，而有釣魚臺、黃尾嶼及赤尾嶼(或釣魚臺、北小島及南小島)的釣魚臺群島，以宗教上的字義來看應是較吻合的。

另外，在呂宋島北方的幾處地點，則分別註上了「巴布揚群島(Los Babuyanes，位於呂宋島北方)」、「波赫阿度角(Cavo del Bogeador，位於呂宋島北方卡加揚地區西邊的峽角)」、「恩加諾角與港口(Cavo y puerto del Engaño，位於呂宋島北方卡加揚地區東邊的峽角)」、「卡加揚地區(Provincia de Cagayan)」、「日本人的港口(Puerto del Japon)」、「卡加揚城(Ciudad Cagayan)」、「馮嘉施蘭(Provincia de Pangasinan，位於呂宋島北部偏南的海灣)」等。¹¹ 較特別之處，是在呂宋島西北角靠近波赫阿度角的一處海灣註明

11 還有許多的地名字跡不清，我們仍在辨識中。



「日本人的港口」，證明在十七世紀初日本人在東南亞貿易的實力就已不容輕忽。

岩生成一及箭內健次皆曾以專文討論在呂宋島的日本移民據點問題，¹² 這幅西班牙人所繪的地圖更是對呂宋島上曾有日本人據點提出最有力的佐證，更顯示出日本人在呂宋島的勢力並不亞於華人。據此背景來分析豐臣秀吉在1591年招諭呂宋的行動，顯然該次行動並非是一時興起、好大喜功的作為，而是經過評估，認為勢有可為後的行動。姑且不論豐臣秀吉是否成功的招諭呂宋島，但是他擅於利用海外日人的勢力來開拓疆域，充分的顯露出他擁有雄才大略的視野與企圖心。在此同時，也可以看出日本和中國在中國東南海域島嶼群競爭的態度上積極與否實有如天壤之別。事實上，中國擁有地理優勢卻消極採取「防禦性的拓展」，反之日本距離雖遠卻積極地採取「攻擊性的拓展」，而此一差別又不是單單起於近代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而是在明清之際或是更早的時代就已如此。

最後在中國沿海部份則註明「福州地區，副王在此(Provincia de Hocchiu y donde está virrey)」¹³、「許多中國的船隻從這個港口出發前往中國(De este puerto salen los más navíos de China para Manila)」、「東莞地區(Provincia de Tanguo)」¹⁴、「漳州地區(Provincia de Chonchiu)」、「海澄地區(Provincia de Hayteng)」¹⁵、「廣州地區，澳門的葡萄牙人前往該地進行貿易(Provincia

12 岩生成一，〈呂宋日本町の盛衰〉，《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四輯(1937)，頁211-352。箭內健次，〈マニラの所謂パリアンに就て〉，《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五輯(1938)，頁226-227,234。

13 此處應是指福建的巡撫

14 對於這樣的解讀，我們仍只是初步的揣測未能獲得證實。

15 請參考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 XXX (Cleveland: A. H. Clark, 1903-1909), p. 247，提到海澄(Hayteng)市是一個中國的主要港口。

de Canton donde ban los portugueses de Macan a la feria)」以及「澳門島(Islas de Macan)」。¹⁵另外還有一些沿岸島嶼字跡不清，仍需未來進一步的判讀。從這些地名、行政區及其地方首長的稱呼看來，西班牙人對中國內陸的瞭解仍是相當有限。

三、1626年Pedro de Vera所繪之 福爾摩莎島上西班牙人港口圖¹⁶



16 A. G. I., MP, Filipinas 216.



此圖是上一幅佩德羅·德·維拉所繪的「福爾摩莎島、中國部份地區及馬尼拉島圖」中標明A點的局部放大圖，這也是人們最為熟悉的一張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時期的地圖。這張圖自阿瓦列司、曹永和、陳漢光、賴永祥、李毓中、鮑曉鷗及陳宗仁等研究者皆先後介紹過這張地圖，其中又以曹永和及陳宗仁兩位先生的解說較為詳實，在此僅綜合各家的見解，整理成本文。¹⁷

註文的介紹順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分別是「大河(Rio grande)」¹⁸、「此點朝向中國，距離(基隆)港口3里格(Punta que mira a China dista del puerto 3 leguas)」¹⁹、「港口朝北處的入口，水深14噚，逐漸減少至水深2.5噚(Entrada del puerto que mira al norte tiene de fondo 14 brasas y ba disminuyendo 4. hasta 2 y media)」²⁰、「水深2.5噚；水深2.5噚(2 brasas 1/2； 2 brasas 1/2)」²⁰、「有許多木材的山區(Montes grandes de mucha madera)」²⁰、「距離(基隆)7里格的島嶼(Ysla que dista 7 leguas)」²⁰、「此處構築防禦工事(Aquí se fortifica)」²⁰、「原住民的簡陋村落；此處構築防禦工事(Ranchería de los naturales；

17 請參考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Barcelona: Libreria Catolica Internacional, 1930)；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5)；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346-347；李毓中，〈十七世紀的臺灣·基隆港〉，《臺灣史料研究》，第4期(1994,04)，封面裡；José Eugenio Borao, *Spaniards in Taiwan(1582-1682)*. Vol. 1(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2002), p. 74；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1400-17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2)(博士論文未出版)，頁330-335。

18 即今日的淡水河。

19 我們的看法是野柳岬，雖然該岬角距和平島僅約11公里，但從實地站在和平島山頭往中國大陸方向望去，看到的即是非常突出的野柳鼻。再則根據以往的經驗，西班牙人古籍上的距離往往會與事實有極大的差距，這些都是當時科技不足目測必然會產生的誤差，因此這些數據通常僅能提供參考之用。

20 按今日基隆外海有四座主要島嶼，分別是基隆嶼、花瓶嶼、棉花嶼及彭佳嶼，陳宗仁的看法是花瓶嶼，我們認為這樣的判斷應該是相當正確的。見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1400-17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2)(博士論文未出版)，頁331。

Aquí se fortifica)」、「港內船隻下錨處(Puerto dende surgen los navíos)」²¹、
「原住民的簡陋村落(Ranchería de los naturales)」、「聖地牙哥海灣距離(基隆)港口2里格(Encenada de S. tiago dista del puerto 2 leguas)」、「聖·卡塔莉娜海灣距離(基隆)港口約27.5公里(Encenada de Sta. Catalina dista de puerto 5 legu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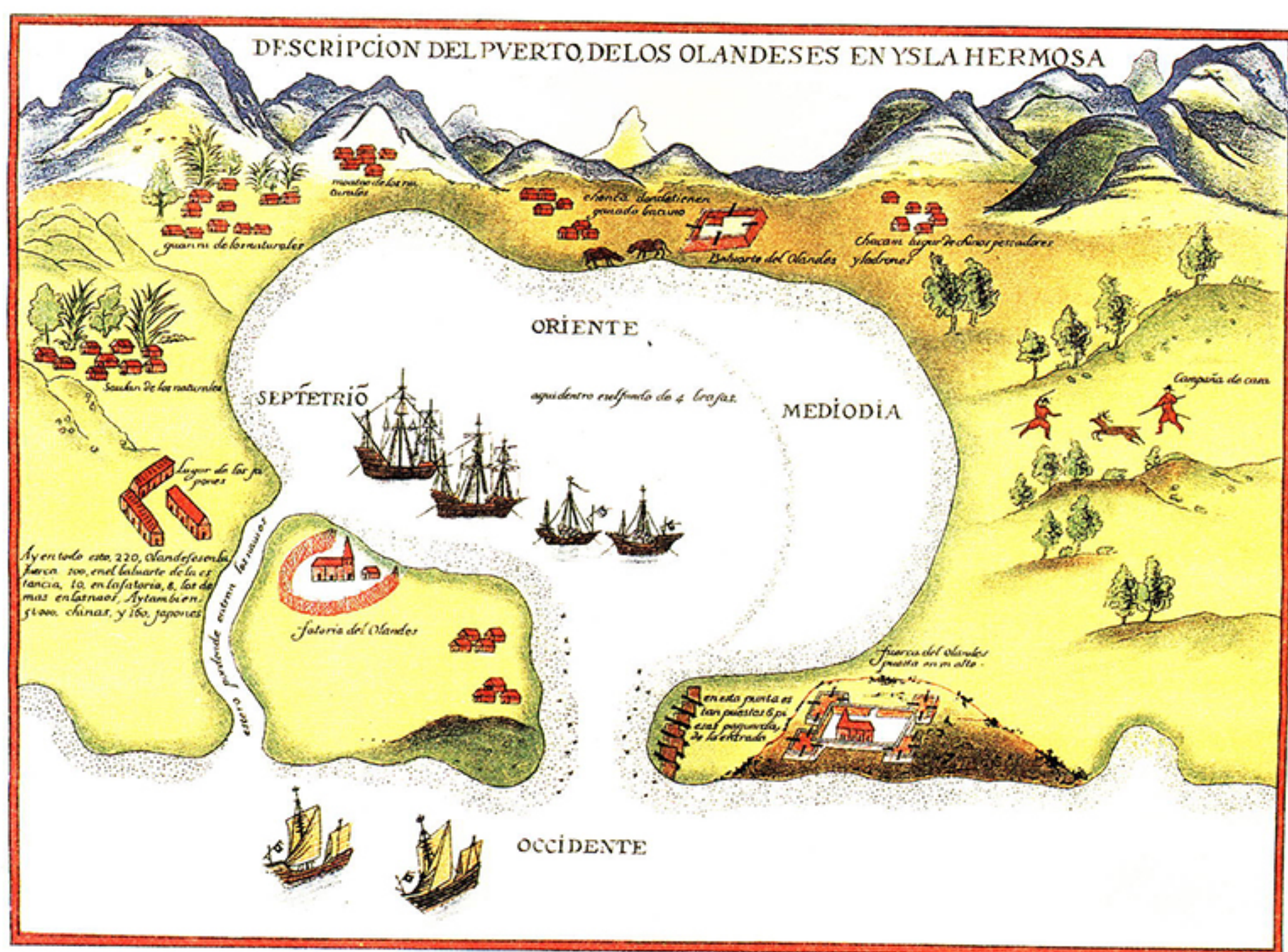
很顯然地，這幅地圖的重心是西班牙人所佔領的和平島及所控制的基隆港灣，因此使得整幅地圖有如照相機魚眼鏡頭的效果，基隆一地被過度放大，而淡水及今日的三貂角與宜蘭一帶其空間則被縮小許多，但不可否認的是此地圖仍將現今的基隆港及和平島地形完整地呈現出來。

另外，從西班牙人將今日三貂角至鼻頭角之間的海灣命名為「聖地牙哥」，將今日鼻頭角至今日烏巖角或烏石角之間的海灣宜蘭一帶海岸線，命名為「聖·卡塔莉娜」來看，我們揣測西班牙人可能在佔領雞籠前，就已經對臺灣東北海岸一帶地區有所瞭解及觀察，甚至可能早已曾在此地尋找可供船隻臨時停泊的避難港，所以將這兩個可能可供船隻臨時停泊的海灣，以西班牙的方式命名為「聖·地牙哥」、「聖·卡塔莉娜」。

21 即今日之正濱漁港。



四、1626年Pedro de Vera所繪之福爾摩莎島上荷蘭人港口圖²²



此圖是上述佩德羅·德·維拉所繪的「福爾摩莎島、中國部份地區及馬尼拉島圖」中標明B點的局部放大圖。這張四十多年前即在曹永和先生的文章中介紹給國人，而這張大家相當熟悉的一張荷蘭人殖民臺灣大員圖繪，事實上卻是源自於西班牙人之手。²³ 這張圖的歷史背景是西班牙人在佔領北臺灣據

22 此圖目前有兩個版本，一是在西班牙的海軍博物館，其檔案編號是Colección Fernández Navarrete, Ms. 27, f. 436，二是Álvarez一書中的重繪本，原本應藏於塞維亞印地亞檔案館的原件，如今並不知其去向。我們附上的是Álvarez的版本。

23 請參考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344-345。另外請參考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Spaniards in Taiwan(1582-1682)*. Vol. 1(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2002), p. xlii, 70.

點後，為驅逐據有臺灣南部大員的荷蘭人所做的情報搜集工作成果，只是勝利幸運女神並不站在西班牙這邊，他們所籌組的多次南北夾擊遠征行動，皆因天候不佳及缺乏堅強意志而宣告放棄最後錯失良機，相對地荷蘭人在逐漸穩固其南臺灣的殖民統治，以及北臺灣的西班牙殖民地在馬尼拉當局政不通人不和的情況下，荷蘭人得以調動大軍將近乎棄守的西班牙人逐出北臺灣，結束西班牙在北臺灣歷時約十六年的殖民統治。

為配合此圖，註釋的介紹是由左下方依順時鐘方向繞著海灣討論之，分別是「此處總共有220名荷蘭人在要塞，100人在牧場²⁴處的稜堡，10名在商館，8名在船上；同時有5000名華人以及160名日本人(Ay en todo esto, 220 olandeses en la fuerça, 100, en el baluarte de la estancia, 10, en la factoría, 8, los de en las naos, Ay tambien 5.000 chinas, y 160 japones)」、「日本人的所在地(Lugar de los japones)」、「蕭壟社所在地(Saulan de las naturales)」、「目加溜灣社所在地(Guanni de los naturales)」²⁵、「麻豆社所在地(Maotao de los naturales)」、「新港社，該處有畜牧牛隻(Chencá done tienen ganado bacuno)」、「荷蘭人的稜堡(Baluarte del olandés)」、「赤崁，中國漁夫與盜賊的所在地(Chacam, lugar de chinos pescadores y ladrones)」、「公司獵場(Campaña de caza)」、「在高地上的荷蘭人要塞(Fuerza del olandés puesta en vn alto)」、「在此點配有6門炮以便守護(港口)入口處(En esta punta están puestas 6 piezas pa guarda de la entrada)」、「荷蘭人的商館(Factoría del olandes)」、「河口，船隻可由此進入(Estero por donde entran los navíos)」，另

24 estancia在西文上有莊園或者牧場之意，由於地圖上標明該地牧有牛隻，因此我們選擇譯為牧場。

25 荷人在臺灣展開殖民活動初期，最早接觸到的主要村落為位於今日臺南縣境的新港、麻豆、蕭壟、目加溜灣等四大番社，其他的三個番社都已出現在地圖中，因此我們推測原文寫成Guanni(發成「官尼」，類似「加溜」)，即有可能即是目加溜灣社。



外，在海灣中則註明「該處水深達4呎(Aquí dentro es el fondo de 4 brasas)」以及東西南北四個方位。

這幅圖較上幅圖而言，除了趣味性較高外，西班牙人的資訊顯然也搜集的相當完整。除了大員附近新港、麻豆、蕭壠、目加溜灣等四大番社的名稱都註記在圖中外，日本人及華人的聚居地也標註在地圖中。

結語

臺灣東西南北海域都有島嶼，而這些島嶼又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島嶼相鄰，隨著各國劃分經濟海域而將主權向外延伸，以及因可能蘊藏有豐富的石油的傳聞，而使得這些原本無任何經濟利益的小島一夕之間成為各國爭奪的「固有領土」。臺灣漁民也因此常常遭到周邊國家海軍的驅逐與拘捕，而此問題又以南方的蘭嶼與巴丹群島間的巴士海峽以及東北方的釣魚台群島情況最為嚴重。只是這些爭議通常往往都是在民族意識中撩動人心，而少有真正付諸於歷史文件一探其事實與原委。然而從這些十七世紀的古地圖中，我們或許可以探得些許蛛絲馬跡，尋此路徑瞭解這些原本的無人島嶼或原屬於某弱勢原住民的島嶼，如何在周邊強權的擴張中併入其勢力範圍而名之「國土」。

藉著西班牙人在大航海時代繪製的地圖，我們除了可以瞭解荷蘭與西班牙殖民臺灣南北初期的概況外，事實上這些有關臺灣及附近島嶼的相關位置圖，也助於我們架構起早期臺灣史的海域輪廓。從這些古地圖，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島、釣魚臺群島與琉球群島的關係，就十六世紀以降的西、葡航海家而言，因航線一體性之故，這些群島的關係是相屬相依，且有不可分割之勢，

只是其中的親疏與整合的歷史過程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與討論。而蘭嶼與綠島則是因與臺灣島的距離相當接近，因此常常經此海域沿黑潮流向返回美洲大陸的西班牙人，很早便將這兩個島嶼繪為臺灣島的附屬島嶼。而東沙群島則因為華人自福建經臺灣海域前往馬尼拉貿易時，有許多船隻不幸在此遇難，因此也自那時起在西班牙地圖中與臺灣結緣。

這篇文章的出發點只是對西班牙古地圖進行解讀，卻意外地引發我們對臺灣以及周邊島嶼關係及海疆形成的興趣。地圖雖不會如真人般說話，但是另一方面卻又以其驚人而準確的方式，對某些難以釐清的歷史提供具有關鍵性的答案或線索。或許一些臺灣與周遭國家海域的爭議，可以在西班牙的檔案與古地圖中找出可能的解答，並且讓臺灣的海疆輪廓更為清晰。



